

采薇

王刚

清明节时节,阴雨绵绵。这对老五来说,可不是一个好消息。老五的茶场就在街后的那座山上,他知道清明节前的阳光很值钱,每天的阳光都值好几万呢!老五仰起头看看阴阴的天,自言自语地说:“唉,这雨下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!”

下午的雨刚驻,天上就露出了暖暖的阳光。老五决定要亲自上一趟山,在半山腰里,他看到了自家的那片茶园,伸手拨弄一下茶树,在心里念叨着:“还好,只是雨水大,收成是要差一些。”

老五继续往上走,山顶上有一个唐宋祠,唐宋祠里住有一位道人,每年采茶时候老五都要去看看他。想到这些,不由得加快了脚步,直奔山顶。唐宋祠的大门紧锁着,看看锁眼,已经生锈了,看来锁门已有一些时日了。去年来的时候,道人曾说明年的茶叶胜往年,可如今比往年要差一些,难道道人害怕找他,偷偷溜了?于是苦笑了一声,怏怏地下山了。

老五走着走着,眼前突然一亮,山坡上的树林下已然冒出一根根蕨菜。蕨菜他是认识的,但旁边还有一大片像是蕨菜类的植物,长得十分喜人。那植物有一根粗壮的杆子,头上的芽叶蜷缩成一个椭圆,浑身上下裹着厚厚的绒毛,远望像是一根竖直的豆芽。老五心想,这应该也是蕨菜类植物吧。于是便爬上山坡,不一会儿就采摘了一小堆,两手一手抓起一把,沉甸甸的。老五心想,今天总算是有了收获,回去搞个山菌野菜汤下酒,也不枉上山一趟,想到这儿,情不自禁地哼上了心爱的花鼓小调。

“大侄子,啥事这么高兴呢?”护

林的么叔打上了照面。

“么叔,我采了一把野菜,夜里到我那儿喝两盅哈!”

么叔定睛一看:“老五啊,不是我说你,这哪是野菜呢,叫啥呢?”

“您老没见过?”

“我在山里好歹也混了几十年,啥没见过?可就从来也没见过你这东西,还真是稀罕了呢。”么叔沉下脸说:“山上的野东西可不能随便吃!你么婶是咋走的,你不知道?”

老五清楚得很,那年么婶刚嫁来不久,就是吃了这山上的毒蘑菇不治身亡的,大家一提及此事,么叔便鼻子一把泪一把的,得说道半天。

老五看着这肥嫩嫩的野菜,还是舍不得丢下,他打算回去上网查查,研究研究再说,于是紧紧抓住两把野菜快速下山来。

刚到山脚,遇见要上山采野菜的朱大嫂,大嫂眼睛亮,发现了老五手上的东西首先发了话:“大兄弟,你这拿的啥?”

老五看到朱大嫂,也正想请教呢,说:“这是啥?您不知道?”

“不知道,我整天在山里跑,还从来没见过,真的不知道是啥?或许是野菜,也或许不是。”

老五心里犯嘀咕,仔细地回想一下,山上这东西自己还真的没见过。回到家,他急忙打开电脑,输入图片,眼前蹦出了“薇菜”这个词。薇菜质脆,味美少纤维,含蛋白质、有机矿物质及多种维生素,在国际上享有“无污染菜”之誉,正常人经常食用大有益处。老五看到后心中大喜,可心里还是不信,这是薇菜吗?难道真有这样的好事?

已是傍晚,老五的车在弋阳县生态研究所停下了。老五急切地下了车,便往研究所里冲,一头碰上准备



(网络图)

下班的杨光。

“唉唉唉,我说谁呢?老同学来啦,有啥事儿呢?”

“有个急事找你,你这不下班了吗?我们找个场儿坐坐。”

不由分说拉着杨光就走。他们来到一家茶餐厅,这里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,轻车熟路地选择靠墙的老地方坐下。

“你让我请的领导、好友参加茶叶采摘仪式,我都请好了,你来个电话说一声就可以了,何苦还要大老远地跑一趟?”杨光埋怨似的说了一句。

“不光是这件事,还有一个事需要你确认一下。”老五从一个塑料袋小心取出那两棵野菜,“这是不是叫薇菜?”

杨光拿在手上仔细看了看,很奇怪地问:“这是哪里弄来的?”

“你先别问哪里弄来的,你就说是不是吧。”

“应该是薇菜,但它一般生长在生态环境极好的地方,我们这地方也有。”杨光怀疑地问道。“如果我们弋阳县也有生长薇菜的地方,说明这个地方的生态水平在不断提高,如果有规模,经营得好,说不定还可

以出口呢!”

老五很相信杨光的话。杨光是弋阳县的生态研究所所长,研究生态的头号人物。也是在这儿,杨光曾向老五展示过他在青龙湖拍摄的成群白鹭,白鹭群飞的画面让老五震撼。杨光的手机里还保存一幅珍贵的照片,那是在鸡冠山上拍摄的一只朱鹮,世界珍稀动物,弋阳县有朱鹮到访,给小县带来了奇迹。

老五和杨光告别时,街上已是万家灯火。老五没有立即回家,他去了一家广告公司,又去了一家干货商场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杨光早早地来到茶叶开采仪式的现场,远远看到醒目的“老五茶叶开采暨薇菜采摘仪式”会标,这会标与原定的有略微改动,加上了“采薇”。这让杨光心里一震,心想,这人动作可真快啊!不由得对前来迎宾的老五跷起了大拇指:“高人啊!”

老五嘻嘻地说,受您指点,我们的薇菜——又一个生态产品就要上市了,说起高人,您才是我苦苦寻找的那个高人咧!

墙上的手机号码

邹晓峰



(网络图)

大喜前年春节过后离家时,在墙上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,并一再嘱咐母亲,如果家中有啥情况,就一定打这个手机号。

大喜的母亲今年76岁了,但眼不瞎、耳不聋。虽然没进过学堂门,但母亲会背不少像《纪念白求恩》《愚公移山》这样的文章。后来她在村里开办的扫盲班、政治夜校培训班学习,不仅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,而且还学会认不少简单的文字,成为村里同龄人中的佼佼者。

大喜的母亲现在虽然上了岁数,但接打手机是不费劲的。所以他在爸去世的那年临离家时,用爸生前用的小字笔将自己的手机号写在纸上,贴在母亲床头前墙十分醒目的位置上,就是提醒母亲有啥身体不适就立即打这个号码。

自从父亲走后,大喜从来没有接到母亲的一次电话,他问母亲为啥不联系,她总是这样说:“你在外工作不容易,接电话会耽误事。你没事不要总是给我打电话,听领导的话,不要为我分心耽误工作。”

大喜每次打电话,她都说不一个人在家挺好的。其实,大喜深知,自从爸走了后,母亲的语言比以前少多了,

身体也比以前差多了。

大喜的父亲去世5年了,每年春节他都带着爱人和孩子回家看望留守的母亲,只因去年春节疫情没回,但电话没有少打。在电话的声音中她知道她想儿子、儿媳和孙子,但依旧没提,总是说自己过得挺好的。

前日一大早,大喜突然接到邻居刘二叔的电话,说大喜的母亲病危了,让他速回。他急忙做好返家前的请假、核酸检测等工作。第二天上午急忙往家中赶去,下午到家后,他母亲已经走了,他看着母亲的遗体 and 墙上的手机号码,哭得泣不成声。

大喜听邻居讲,母亲上个月摔了一跤,一直就一瘸一拐的,邻居说给她儿子打电话,她说她已经打过了,过几天就回来,死活不让邻居打。其实,母亲一个电话都没打,每次儿子打来,她都一切都说得挺好的,让他好好工作。

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儿子站在娘的床前,看着母亲的遗体和贴在那床头前墙上的电话号码,什么话也说不出,只是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淌……